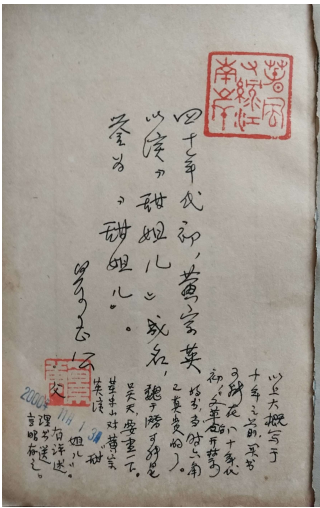




1982年3月3日，我父亲丁唐唐在福州路411号上海旧书店，花六角钱买了一本《甜姐儿》。我在书的夹缝里看到这张发票，上面还有父亲的名字呢，感到很亲切。

我与上海的“七年之痒”

廖露丹

2017年夏天，正值新婚燕尔，我与先生急需择一城而居——是继续留在学习生活十年之久的“帝都”北京，还是去到相对陌生却多包容的“魔都”上海。或许最终是年轻人对理想与未来的探索本能超越了安土重迁的保守思想，我握着上海企业的offer双双南下，开启了婚后崭新的人生旅途。

初到上海，满是不习惯。首当其冲的是气候，犹记得那年8月，艳阳高照，酷暑难耐，棉花糖般的云团在蓝天里打着卷儿，时不时下会儿太阳雨，以致空气潮湿闷热，没有半点风，让人十分想念北京的九秋月，是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里写的，大风吹来凉意，阳光突然变得温柔。其次是食物，北方菜分量大，喜放酱油、醋，醇香入味，食材选择与烹饪方法大多简易而粗糙，而上海菜分量小，口味甜，精致美观，就像细软的上海话，带着甜丝丝的婉转，这似乎也正应了北京城和上海城的性格，一边大气恢弘，一边小资雅致。再者是上海的地址用语，不同于北方的东南西北，厂区大院儿，上海不论是高楼大厦还是街角巷道，皆以“路—弄—号—室”来进行规范管理，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独树一帜，妈妈往上海寄东西，一看是这样的地址，还以为我们住在老弄堂里，头顶方寸天地，邻里鳞次栉比，别有一番老上海的闲日滋味。

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上海人，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来一次沉浸式的city walk。刚到上海的一两年里，我和先生常趁着周末穿梭在魔都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着这经典与时尚交织的城市之美——十里洋场风云际会的外滩，百年浮沉吐露芳华的苏州河，群星闪耀流光满地的多伦路，梧桐树下建筑可阅读의武康路……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喜欢漫无目的地走在梧桐味的徐汇街区，一栋栋外观精美的历史保护建筑掩映在高大葱茏的梧桐树影中，街道不宽，透着宁静，从马路望向弄堂，龙门晾衣架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爬满墙壁的绿色藤蔓，写满了岁月悠长与人间烟火，仿佛弄堂是一个时空隧道，另一边就连着我们的小时候。除了历史底蕴赋予街区的独特气质，散落在马路两旁精致的咖啡店、书店、精品店，亦是一道文艺浪漫的风景，让人感到松弛与惬意。在小店一角坐下，点一杯美式，或是一份brunch，看林荫道上人来人往，听老洋房呢喃上个世纪的故事，这是独属于上海的味道。

随着在上海生活年轮的拉长，从陌生到熟悉，从远观到身处其中，我对这座城市的感知也逐渐深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特别是在上海诞生自己的小孩之后，这座城市高效规范的管理体系、周到细致的公共服务，让我感受到在高楼林立、高速运转的城市中，其实有着更细密、更包容、更高级的人文关怀。

博物馆和图书馆是我常带孩子光顾的公共文化场所。小男孩对自然与机械感兴趣，上海的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航海博物馆、汽车博物馆、铁路博物馆都是他的最爱。孩子进入博物馆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平时书桌上、屏幕上看到的东西被还原到眼前，对孩子来说是极大的震撼与兴奋。在逛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也会根据他的认知配合一定的讲解、互动手作，由自然科学入手，同时也能给孩子带来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熏陶。所谓见多识广、博闻强识，我想这或许就是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够赋予下一代的知识积累与底层能量。

另一重让我惊喜的便是上海的图书馆。十几年前在国外求学交流的时候，便十分羡慕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社区就能享受便捷、免费且优质的公共服务。没想到来到上海的这几年时间，眼见着上海图书馆东馆落成开放，眼见着一个个儿童友好型甚至宠物友好型社区文化空间投入使用。无论是市级的大型综合性图书馆，还是社区街道小而美的图书馆，其现代化的空间设计、有特色且优质的选书、艺术化的审美展陈、丰富有趣的各类活动、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无一不彰显着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也用更高的文化素养反哺着城市的精神文脉。

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社区就能享受便捷、免费且优质的公共服务。没想到来到上海的这几年时间，眼见着上海图书馆东馆落成开放，眼见着一个个儿童友好型甚至宠物友好型社区文化空间投入使用。无论是市级的大型综合性图书馆，还是社区街道小而美的图书馆，其现代化的空间设计、有特色且优质的选书、艺术化的审美展陈、丰富有趣的各类活动、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无一不彰显着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治理水平的提升，居民也用更高的文化素养反哺着城市的精神文脉。

学者许纪霖聊到上海时曾经说过：“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火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回想来到魔都的七年时间，这样一种开放、包容、尊重、契约精神的城市认同也逐渐在我自己身上生根发芽，就像自己的胃不再只是接受来自家乡的美味，而是更加多元与融合，由此才能产生谦逊。

去年是与先生结婚的第七年，也是我与上海相处的第七年，如果非要论有没有“七年之痒”，我想答案是——难免“痒”过，但初心不改。如果城市也可以比作一个人，我想感恩这七年的时间，让我对他们的理解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而彼此信任与支持着，携手并进。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写到：“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上海于我亦是巴黎般的存在，她赋予我的机遇、挑战、成就、成长，独特且受益终生，我将继续与她互动共生，继续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颗感知美的心灵，与她同行。期待下一个七年。

（本文入选“城市，与美同行”2024年上海市文化节长三角市民文化创作大赛优秀作品）

在繁华喧嚣的上海城市中心，我，一座历经风霜的石库门房子，静静地伫立，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岁月的变迁。我那坚实的石头门框，乌漆实心的厚木门扇，还有那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的门头，迎接着每一个晨曦与黄昏。马头墙下，天井悠长，后两侧便是左右厢房，却都不敌那长窗落地的客堂间，因为那里，曾经充满着我主人一家的欢笑。

小女孩啊，你可知，我见证了二三十年代夜上海的繁华与辉煌？那时，我与这座城市一同呼吸，老钟楼上的时钟滴答，是我心中永恒的旋律，它伴随着我，一同经历了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然而，时光荏苒，有人开始嫌弃我的老旧，认为我阻碍了城市美丽的脚步，甚至想要将我抹去。那时的我，心情沉重如铅，仿佛被乌云笼罩——我曾是中华传统与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晶，如今却落得这凄境地。

每当夜幕降临，风穿过弄堂，我总会凝视着面前那盆生机勃勃的苔花，它是我心中唯一的慰藉。那盆苔花，是多年前一对年轻夫妇栽下的，它见证了家庭的欢乐与成长。午后，那个年轻姑娘总喜欢摆弄这些苔花。生了孩子后，和苔花嬉戏的人成了两个。不再是静静地，而是伴随着轻轻的诵读诗歌、嬉闹的声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们的笑脸，四壁回荡着快乐的笑声。

岁月匆匆，孩子长大了，娶了温婉的新娘，我也随之蜕变，披上了新式石库门的华服。那清水青砖与红砖交织的外墙面，石灰勾缝，焕然一新，而那盆苔花也与我一直相随。然而，有一天，他们离开了，或许是我年岁已高，或许是我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欣然踏上了钢筋水泥的征途，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院子变得冷清，只有那盆苔花，依旧顽强地生长，它成了我唯一的陪伴。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让我重获新生。游客们纷至沓来，他们惊叹于我的古朴与典雅，与我合影留念，欢声笑语再次回荡在耳畔，就如同曾经一样。小女孩啊，你问我最新期盼什么？我期盼着那些曾经在我怀抱中成长的孩子们，能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就像此刻，我的小主人回来了，他抚摸着我的每一块砖石，眼中闪烁着对我的深深怀念。而我，也会因为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珍贵。

如今，我不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石库门房子，一块块砖、一扇扇门、一栋栋楼，它们如同盛开的苔花，点缀着这座城市，讲述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而我，将继续守候在这里，守护着这份记忆，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倾听我故事的人。

（本文荣获“城市，与美同行”2024年上海市文化节长三角市民文化创作大赛创意奖）

在繁华喧嚣的上海城市中心，我，一座历经风霜的石库门房子，静静地伫立，见证着时代的更迭与岁月的变迁。我那坚实的石头门框，乌漆实心的厚木门扇，还有那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的门头，迎接着每一个晨曦与黄昏。马头墙下，天井悠长，后两侧便是左右厢房，却都不敌那长窗落地的客堂间，因为那里，曾经充满着我主人一家的欢笑。

小女孩啊，你可知，我见证了二三十年代夜上海的繁华与辉煌？那时，我与这座城市一同呼吸，老钟楼上的时钟滴答，是我心中永恒的旋律，它伴随着我，一同经历了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然而，时光荏苒，有人开始嫌弃我的老旧，认为我阻碍了城市美丽的脚步，甚至想要将我抹去。那时的我，心情沉重如铅，仿佛被乌云笼罩——我曾是中华传统与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晶，如今却落得这凄境地。

每当夜幕降临，风穿过弄堂，我总会凝视着面前那盆生机勃勃的苔花，它是我心中唯一的慰藉。那盆苔花，是多年前一对年轻夫妇栽下的，它见证了家庭的欢乐与成长。午后，那个年轻姑娘总喜欢摆弄这些苔花。生了孩子后，和苔花嬉戏的人成了两个。不再是静静地，而是伴随着轻轻的诵读诗歌、嬉闹的声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们的笑脸，四壁回荡着快乐的笑声。

岁月匆匆，孩子长大了，娶了温婉的新娘，我也随之蜕变，披上了新式石库门的华服。那清水青砖与红砖交织的外墙面，石灰勾缝，焕然一新，而那盆苔花也与我一直相随。然而，有一天，他们离开了，或许是我年岁已高，或许是我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欣然踏上了钢筋水泥的征途，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院子变得冷清，只有那盆苔花，依旧顽强地生长，它成了我唯一的陪伴。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让我重获新生。游客们纷至沓来，他们惊叹于我的古朴与典雅，与我合影留念，欢声笑语再次回荡在耳畔，就如同曾经一样。小女孩啊，你问我最新期盼什么？我期盼着那些曾经在我怀抱中成长的孩子们，能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就像此刻，我的小主人回来了，他抚摸着我的每一块砖石，眼中闪烁着对我的深深怀念。而我，也会因为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珍贵。

如今，我不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石库门房子，一块块砖、一扇扇门、一栋栋楼，它们如同盛开的苔花，点缀着这座城市，讲述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而我，将继续守候在这里，守护着这份记忆，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倾听我故事的人。

（本文荣获“城市，与美同行”2024年上海市文化节长三角市民文化创作大赛创意奖）

岁月印记·苔花记忆——一间石库门房子的自述

袁伟祯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

讀書樂之友

顧廷龍題

“读书乐之友”联谊会主办 总第二一〇期 网址:www.mflib.net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1期 主编:王巍

2024“悦读悦生活”读书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在新年来临之际，明复图书馆与书相约，以书会友，举办了2024“悦读悦生活”读书系列活动闭幕颁奖会，为这一年的书香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会上，通过一段精心制作的视频对全年图书馆的活动进行了

推广与知识创新领域表现杰出的个人和组织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荣誉证书。获奖读者代表上台分享了参与活动的感悟，讲述自己在阅读中的成长与收获，为广大读者树立了优秀榜样，激励着更多人拥抱书籍，追寻知识的光芒。此外，亲子家庭代表也通过温情满满的朗读将亲子阅读的幸福与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次颁奖会不仅是对过去一年明复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全面回顾与总结，更为未来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展望未来，本馆将继续坚守文化阵地，深化文化服务职能，举办更多高品质文化活动，在全民阅读推广与书香社会建设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宣传辅导部供稿）

明复图书馆开展寒假少儿系列活动

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图书馆育人功能，明复图书馆开展了内容多样的寒假少儿系列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搭建校外活动平台，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数字文化传播与服务——科技富强中国梦——少儿编程课

寒假期间，本馆先后举办了“数字文化传播与服务·科技富强中国梦”之《绘制时钟》、《夺宝奇兵》和《极限酷跑》等三节少儿编程课。主讲老师分析了作品的运行流程，演示了项目效果和素材的采集方法。在创作的过程中，小读者们巩固了“判断语句”、“循环语句”等常用编程语句的结构，通过设置变量为游戏增添趣味性与竞技性，对编程项目的设计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初步掌握了游戏编程的方法。

赓续中华文明 坚定文化自信：明复伴你游祖国

龙岩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之一，享有“二十年红旗不倒”的赞誉。此次“明复伴你游祖国”主题活动，带领小读者们云游龙岩的自然风光，深入了解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讲老师介绍了龙岩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着重讲述了这座城市饱含的传奇色彩。除了革命历史，龙岩还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建筑特色、美食文化以及美



丽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着小读者们。结合本次活动主题，小读者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了福建土楼建筑模型，直观感受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

传承历史文明 弘扬中华文化——“三星堆大揭秘”手作体验活动

2月9日，“小小考古学家——三星堆大揭秘”活动通过模拟考古挖掘的独特形式，带领小读者们穿越历史长河，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主讲“二十年红旗不倒”的赞誉。此次“明复伴你游祖国”主题活动，带领小读者们云游龙岩的自然风光，深入了解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讲老师介绍了龙岩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着重讲述了这座城市饱含的传奇色彩。除了革命历史，龙岩还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建筑特色、美食文化以及美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由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本馆承办的2025“城市美育系列——阅游建筑 以美育人”文旅融合之探访活动在读者们的期待中，开启了第一和第二期活动。

第一期活动带领各亲子家庭探访了上海美术馆。小读者们首先在明复图书馆内聆听了上海美术馆前世今生的讲解。从1956年的初建，到2012年迁入原世博园中国国家馆的华丽转身，上海美术馆不仅填补了上海艺术博物馆体系的空白，更以其丰富的藏品和独特的展览，为上海的艺术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随后的参观过程中，小读者们被眼前的艺术作品深深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其中，山形巨制屏幕上全景动态演绎的《清明上河图》尤为引人注目，不仅让小读者们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更让他们在画面中充分感受到了北宋繁华的夜市景象和都城的繁荣。大家对《清明上河图》这一艺术之作赞叹不已，纷纷表示这次的艺术之旅让他们大开眼界。

第二期活动的主题是淮海坊，本馆推荐了书籍《石库门味道》，希望小读者们通过阅读了解更多关于石库门的故事。淮海坊的建筑在岁月流转中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具有双坡屋面和清水红砖墙面的特点，让小读者们领略了它独特的海派建筑风格。同时，它还是名副其实的“名人坊”，当行至巴金故居时，聆听老师讲述巴金在此创作《家》、《春》、《秋》等诸多经典作品的经历，小读者们仿佛穿过时光隧道，看到了巴金先生伏案写作的身影，近距离触摸了历史。随后，大家又来到上海民防科普教育馆参观，学习了不少防空知识和自然灾害时的避难方法。这场科普学习不仅生动有趣，更让大家认识到了和平的重要性。

活动结束后，家长们纷纷表示，“城市美育”系列探访活动让孩子们对上海的历史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中，共同探寻城市的历史脉络。

（特色文献部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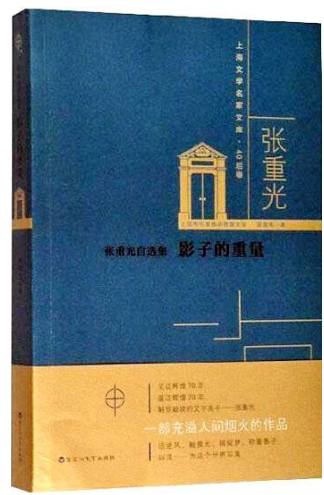
本期编辑 王慧

本报地址:上海市陕西南路235号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邮编:200020

电话:64370835

E-mail:mtfsgds@163.com



一、

据说,当我第一次跨进编辑部大门的时候,我看上去还是个英俊少年。一头浓浓(还带点鬈)的黑发,一张瘦瘦的脸。

其实,那时我已经当了好几年海员,另外还扮演了几年误子弟的教师角色。不算很年轻了。

如今,仿佛还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我的头发正日见花白并且日渐稀疏;在原形毕露的头皮底下,这张脸正圆得臃肿,我知道那叫发福。与此同时,回忆往事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上年纪的标志。没人说我年轻,更没人说我是“英俊少年”了。

真是岁月如烟,人生如梦。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么多年,你做了点什么?

我回答说,我是个编辑,编小说的编辑。大概就这些。

编辑又是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将作者们的稿子拿来,调整几句话或是几个字(有的稿子还是不能随便改动的),然后送印刷厂,由印刷厂将打印的或是手写的字变成铅印的。如此而已。我们只能指着某一篇发表的作品说,这篇东西当时是我编发的。

正如泰戈尔的诗所说:

“你看不见我的真相,你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影子。”

编辑只有在作者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影子有形无体,虚无飘渺;影子似有实无,看得见摸不着。

然而,影子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否则,怎么解释影子?怎么解释有影子和没影子的区别?

可是,说影子是实实在在的,拿什么来证明呢?

于是就想到了最近看的由保罗·欧斯特(Paul Auster)编剧,王颖导演的电影《烟》(其实是看的盗版VCD)。

其中有这么一段剧情:作家保尔在买烟时给一些人讲故事,说从前有一个聪明的爵士声称他可以称出烟的分量。人家不信,说烟像空气,称烟的分量就像给人的灵魂称分量,难以想象。于是那爵士就开始称烟的分量。首先,他取一支没有抽过的雪茄,放在秤上称一称。然后,他把它点了抽起来,小心地把烟灰弹在秤盘上。抽完以后,他把烟蒂也放到盘上和烟灰一起再称一称。最后他把这分量从原先那支烟的

分量中减去,其结果就是烟的分量了。

不管那爵士是否真的称出烟的分量,这道理没错。

由此受到启发,我们可否借用那位聪明的爵士的办法来称一称影子的分量呢?我想大概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将影子和它所在的那块地一起过秤,然后在没有影子下称那块地的分量,再将第一次称的分量减去第二次称的分量,它们间的差就是影子的分量了。也许我们现有的秤都无法精确地显示两者间的差,也就是说难以测出影子的分量,但那是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是我们造的测量仪器还不够先进,并不能说影子本身没有分量,哪怕它再轻,再微不足道。

不管以后人类能否精确地称出影子的分量,影子的分量总是客观存在的。

也许称编辑的分量比称影子更加困难,但谁也没法否认编辑的分量是客观存在的。

公平地说,编辑的分量不是举足轻重的,但也不至于微不足道。

二、

记得有一年我们《上海文学》举办一个回顾展,头儿让我为每个编辑写一句话,我写的那句话是: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作家,但我现在更想成为一个好编辑。

说成为好作家多少有些虚张声势,但成为一个好编辑的决心确是暗暗下过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也许,很多人当作家都由于偶然;对我,却似乎天经地义,因为我什么也不会,我不知道除了写小说还能干点别的更有出息的事。

那些年我们这一辈人几乎不学无术,但我们仍梦想出人头地,于是便有了写作的念头。居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又凭着这些作品,我有了跨入编辑部大门的敲门砖。当时文学是正旺全国,当一名文学编辑也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一旦我有当编辑的机会,我很快就放弃了当作家的初衷。可见我对当作家也不是很自信的。

在当文学编辑前,我已经在前工作的企业里当了一年半载的编辑,编的是一份技术情报刊物。领导让我当编辑是抬举我,赏识我,但我一不懂专业技术,二对外语生疏,我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捉捉稿子中的病句或错字。稿子大多是翻译稿,外国人的句式,看上去又长又拗口,可是内在的联系却相当紧密,更何况是技术性很强的,我根本提不出任何意见,捉病句往往就十分勉强。能够吹毛求疵地提出几个使用不当的“的、地、得”,已经算很收敛了。那时,我整天愁得慌,像是不知道劲往哪儿使。看着人家为一个问题争论得脸红耳赤,看着人家愁眉苦脸地思索一个不解的难题,看着人家一连几小时一动不动地泡在资料室查阅什么,我真羡慕得要死。这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再没什么比一个插不上手又插不上话的“局内人”更痛苦一称。

正因为这段经历,所以我非

常珍惜文学编辑这份职业,我不能说完全胜任,但我至少可以跟人家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也可以像模像样地思考一些问题,可以随心所欲地查找我想查找的资料了。我一下子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甚至对自己说,有了这职业我这一辈子还企求什么呢?就当个为他人作嫁衣的小编辑吧,我心甘情愿。

于是,在八十年代初,在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出现了一名兢兢业业的小编辑。他早出晚归,天天泡在稿子堆里。他对每天雪片似的稿件有钟莫名的兴奋;他像个赌徒,总是将希望押在下一篇来稿上,盼望有个惊喜,盼望出现个震动文坛的重磅炸弹;他将自己的心与素昧平生的作者紧连在一起,为每一篇发上去的稿子的命运忐忑不安,担心被无情地删下;他在编辑每一篇稿子时的心大概就跟一个商人做成一笔大买卖准备在协议上签字一样,充满了快感,但又绝对一丝不苟,将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认真推敲,不让自己在最后关头有些毫闪失;他不求回报,面对作者对他的感恩,他总是惶恐不安,因为他并不认为人家欠了他什么,正像他并不因为自己的作品给别人一篇稿子而觉得欠了人家一些什么一样,一切从刊物的质量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他做编辑的原则。……

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编发了许多稿子。在编辑部,他所发的小说稿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名列前茅。公平地说,这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但他却和其他的几个人一直被排挤在编辑部正式编制之外,不为别的,因为他们背后缺少一个可以被人们叫着“叔叔”、“伯伯”或是“阿姨”的人,他们只能互相较劲,为了眼看着越来越少的几个编制明争暗斗,明枪暗炮。他绝对不是这类争斗的好手,但是他却成了人家主攻的目标,因为他本来可能最先得到编制。最后他们有几个同归于尽,都被迫离开了这家杂志社。

这个兢兢业业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在下;但那家杂志社并不是两年后我所供职的《上海文学》。

叙述前面的那段经历不是翻陈年老账,而是说明当时的编辑有多么吃香,早知今天会有这么清贫、寂寞,想必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你争我夺了,大家会谦让得多。

现在想想,真有点好笑。不过也有好处。那两年只叫干活不让占编——我们称之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刻骨铭心的日子,既是折磨人的,却也是磨练人的。因为周围都是眼睛,因为你稍有点疏忽就可能招来被辞退的厄运,因为你一不努力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口实。比如小说中一个该看出的意思没有看出来,一个该改的错字没有改出来……一次,也许只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瞥,两次、三次,自己也就知道卷铺盖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因此你在小心翼翼地做人的同时,必须倍加小心地做事,务求不出任何差错。

三、

我喜爱编辑这职业,因为我喜爱阅读。我阅读作者的作品,我也阅读作者。

在众多的职业中,大概很少有编辑能这么广泛、深入地接触到人了。我这里指的人当然就是作者。

对编辑来说,每一个交往的作者都是一个谜,谜面是作者的作品,有的谜底一望而知,有的则颇费猜测。当然不是所有的谜底都是吸引人的,一旦你有了兴趣,交往也就深入了。

编辑和作者的交往,是心灵的交往。我们素未谋面,却常有神交已久的感觉,对一些问题的不谋而合的看法,使我们彼此间变得心领神会,并因此引为知音。到那时,稿子已不是唯一的话题,甚至变得无足轻重,友谊才是永恒的主题。

九四年,张欣来上海领我们《上海文学》奖。我和她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交往,那时我还在原先的那家杂志社,她则还在部队。有一次出差到广州,我还看望过她,在她家吃了午饭,记得那次她和她丈夫刘军是在食堂给我打的饭,吃的是炒肉丝和青菜,我们很谈得来。但我却从未发过她的作品,她以前曾多次寄给我寄稿,都被我一——退了,觉得不到水准。在我到《上海文学》后,也没及时向她约稿,倒是另一位编辑和她联系上了。不久,她渐渐出名了,并渐渐成了国内很红的作家。她在我们《上海文学》发了好几篇有影响的小说,她寄来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头条。我看着她的那些作品时,都是负责二审,我从没当过她的责任编辑,为此我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至少我在到了《上海文学》后应该和她及时联系的。在相隔十多年后的那次会面中,她却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反而向人家介绍说,在她从部队复原后,工作最不顺畅,心情最不好的一段时间里,我曾让我的好朋友——《作品》编辑部的廖琪去看望她,带去我的问候,为此她深受感动,并且一直铭记在心。当时,她在叙述这段经过时很动情,我却更加内疚了。看来,无论编辑还是作者,第一要紧的还是做人,人做好了,朋友也就有了。对编辑来说,要想组到好稿,就要交好朋友,而交好朋友是需要自己先做个好人——至少是让人看着顺眼的人。

还有件小事,我一直不能忘的,也是教我怎么做,人,做编辑的。

事情过去大概也有十多年了,那年我去广西组稿,到了南宁后,广西作协让林白陪我去北海。在北海,在和当地几个作者的座谈会上,我学着他们的广西普通话和他们对话,自己觉得学得蛮像,因此也得意。不料会后,林白瞪着眼睛,很严肃地批评我:张重光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你这是不尊重人。我当时真有些受不了,因为还没有一个作者是用这种口吻来教训我的。但转而一想,旁观者清,她这是看出了我的毛病,让我改正,是为我好。当时我确实有些居高临下,没考虑怎么尊重每一个作者。这以后,当我每到一个地

方,和作者交谈或开什么会的时候,我常想起那次情景,提醒自己:别张狂,你算个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阅读作者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被作者阅读呢?

最近读了哪几本书?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读了没有?索尔贝类的《赫索格》读了吗?阿兰·罗伯-葛利叶的《嫉妒》呢?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和作者的交谈一般总是从书开始的。读过几本书,读过些什么书,看似谈书,往往也就在掂着对方的分量。

有一年,我在北京看望张辛欣。她的房间里堆着各种我从没听说过的书,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面对她一连串的发问,我几乎一问三不知。于是,我们的谈话成了她滔滔不绝的一言堂。

又有一年,我到桂林组稿,住在漓江出版社招待所。当时,聂震宁还在漓江社当编辑,文萍也还没去日本留学。我们三个人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一早就跟老聂喝酒,然后喝他煮的猪肚萝卜汤。除了酒和汤,印象最深的就是听他们两个谈正在读的一些书了。漓江社以外外国文学名著而闻名,一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令无数读者趋之若鹜。老聂和文萍自然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但他们似乎还不满足,又读了不少当代作家的书。博览群书使他们十分博学,也使他们变得相当健谈,尤其老聂,一开口就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一开口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和他们在一起,我看到她的这些作品时,都是负责二审,我从没当过她的责任编辑,为此我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至少我在到了《上海文学》后应该和她及时联系的。在相隔十多年后的那次会面中,她却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反而向人家介绍说,在她从部队复原后,工作最不顺畅,心情最不好的一段时间里,我曾让我的好朋友——《作品》编辑部的廖琪去看望她,带去我的问候,为此她深受感动,并且一直铭记在心。当时,她在叙述这段经过时很动情,我却更加内疚了。看来,无论编辑还是作者,第一要紧的还是做人,人做好了,朋友也就有了。对编辑来说,要想组到好稿,就要交好朋友,而交好朋友是需要自己先做个好人——至少是让人看着顺眼的人。

还有件小事,我一直不能忘的,也是教我怎么做,人,做编辑的。

事情过去大概也有十多年了,那年我去广西组稿,到了南宁后,广西作协让林白陪我去北海。在北海,在和当地几个作者的座谈会上,我学着他们的广西普通话和他们对话,自己觉得学得蛮像,因此也得意。不料会后,林白瞪着眼睛,很严肃地批评我:张重光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你这是不尊重人。我当时真有些受不了,因为还没有一个作者是用这种口吻来教训我的。但转而一想,旁观者清,她这是看出了我的毛病,让我改正,是为我好。当时我确实有些居高临下,没考虑怎么尊重每一个作者。这以后,当我每到一个地

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近,熟读而精思。

朱熹

2024年已翻过最后一页,每年都会做一个全年的阅读笔记,因为一年的阅读是人生中的一个收获。翻了一下今年的阅读清单,比2023年又少了一些,按理我退休以后,阅读时间会更多一些,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总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很匆忙,究其原因,还是受了短视频的影响。现在进入了短视频的时代,一方面我自己学做短视频,另一方面刷短视频也占去了很多时间。短视频不但信息量大,而且会针对你的喜好,推送你想看的东西,这很容易上瘾,潜移默化中灌输着某些生活观、世界观,比读书获得的内容更轻松和快速。人类固有的惰性或比较容易接受短平快的信息和思想观念,短视频无疑给我的书本阅读带来了挑战和变化。

24年我阅读了84本书,平均每月在读六七本左右。读书的类型比往年轻松了许多,原来比较注重于名著的阅读,去年减少了。我读了五本古老的《七种武器》,科长大师阿西莫夫的十五本《银河帝国》系列,还有六本装的《美国悬念小说集》(目前读了五本),这些作品我以前很少涉及,抱着“了解一下”的心态,尝试读了一些,只是最终我仍然没有产生多少兴趣。也许我已经过了阅读这类作品的年纪,而年轻人更容易被充满想象,又带有点刺激性的作品所吸引吧。

相比之下,同样是通俗、畅销性的读物《明朝那些事儿》,就深深地吸引了我,这套书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明朝二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可以说是通俗版的《大明史》,书中人物从皇帝到大臣、到平民百姓,都有生动的叙述,每次政权的更迭,都会给人带来思索,以史为鉴,从中看出发展,更能给人以启示。

我也重读了一些书,如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鲁迅的《呐喊》,金澄宇的《繁花》,这些都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书。尤其是《繁花》,刚出时我就读过,但并没有读出其中的韵味,自从改编了电视剧后,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电

(上接第2版)以前的那种氛围正在渐渐消失。不是我怀旧,我只是觉得我们将失去在“出牌”过程中的无穷乐趣,以史为鉴,我们共同读过的一本书产生争论,达成某种共识,感应到某种相通的情感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我们会觉得这世界上我又多了一个知音。

所谓神交,往往就是从共识、从相通的情感开始的。

四、

我曾亲历1978年至80年代中期中国短篇小说的辉煌,目睹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以及新潮小说轰动效应的潮起潮落;然而眼下,我们的中短篇小说却多少有些“门前冷落车马稀”。

越来越多的人写起了长篇;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要“触电”,写电影、电视剧。似乎中短篇小说是不需要扬言,也不值得声张的。

其实,写过中短篇小说的人都知道,中短篇是很见工力,很见颜色的。写好一部中短篇的“含精(精力)量”不一定亚于写一部长篇或是一部电影、电视剧的“含精量”。当然显而易见,中短篇的受益往往比长篇差了许多,比起电影、电视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拿眼下的说法,是“含金量”小。难怪乎许多人绕过中短篇,直接操作起长篇或是电影、电视来。还有不少人则拿定主意,再也不写中短篇小说了。

有人说,长篇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有人说,电影、电视是一门集文学、美术、音乐等之大成的综合艺术。也许,这些话都言之有理。

2024年的阅读

唐亮

影视剧改编本和原著之间,实际上出入很大,基本是两个独立的作品,当我重读原著,感到了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之间不同的意境,而这恰恰是读者或者观众在视觉感官与心灵深处产生互补性,从而达到身心全方位体验的效果。

当代文学仍是我关注的重点,24年让我觉得最值得阅读的是杨志军的《雪山人地》,也是我认为这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作者聚焦青藏高原的旷天大野,以及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人物精神与天地之气融为一体,真正体现出了“民族魂”。虽然这样说有些抽象,但是读过小说后,这种抽象立即就具体化了。其次是格非的《登春台》,四个主要人物划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本很特殊的书,是我的朋友陆晓东所写的小说《凝固的爱》,我看的是书稿,写的是雕塑家滑田友在用直镇修复保圣寺期间的爱情故事,既是一段历史往事,更是一段人性的传奇,让人唏嘘不已。另外我通过《当代》文学杂志和《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及时了解了当代文学的动态和作品,读到了很多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山河传》,老鬼的《饿鬼子跳》,姚萼梅的《不会飞的海燕》,董立勃的《尚青》,王树增的《天著春秋》,武敦的《在路上》等,这些小说有历史题材的,更多的是当代题材,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比如通过制造悬念,来展现当下社会环境给人带来的危机感。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书写了人性,在文学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相,看到了人的命运,看到了命运的不可确定性,这些都带给我深深的思考。

去年所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不多,有V.S.奈保尔的《不信任信仰》,东野圭吾的《幻夜》,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最有感悟的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和黑塞的《悉达多》,前者通过主人公对金阁寺的复杂情感,展现了人性阴暗角落的扭曲心

态;后者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让人领悟到了生命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

读杂书就像吃杂粮一样,带来的精神收益会更均衡。我尤其赞叹的是《只有医生知道》和《当呼吸化为空气》,一本是医生所写,一本是患者所写,两者对比起来会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入一层。人的可怜、可叹又可爱,人的无奈和人的精神的抗争能力,都生动地展示了出来。《魏斐德的海上海三部曲》再现了1927—1952年这25年的上海地方史,以独特视角和翔实材料,呈现了过去通过影视看到看到的旧上海模样,让人对其种种追根溯源。我在江苏书展上购买的邱华栋的《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涵盖了100年来100位世界级作家的100部伟大小说,我把它当作现代小说的词典,通过阅读这本书向世界现代文学界的人们致敬。这里我还要提到一本书,那就是房伟的《太湖万物生》,讲述的是太湖的故事,太湖的人文、太湖的风情、太湖的历史,太湖是我们的母亲湖,我们对这位母亲有多少了解呢?通过这本书,无疑能让人更亲近太湖。

童书方面,我阅读了儿童文学作家周彩虹(笔名水苏子)的两本童话故事书,其中一本《我有一双翅膀》入选了全国100部优秀儿童作品名录,真的为水苏子高兴,儿童的成长是离不开童话的滋养的。除此之外,还看了《傅雷家书》、《中国最美的100篇传世散文》、《生命的重建》、《毛泽东的最后十年》、《八十一忆双亲师友杂忆》、《夜航船》等书,特别是啃下了厚厚一本《白话聊斋》,发现和我以前认识的《聊斋》并不一样,这更像是一本社会众生相的记录。

虽然去年我的读书数量少了,但生活中我依然离不开书,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营养,就像食物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一样,书籍为心灵提供养分。我的床头永远摆放着书,夜深人静时才是读书最好的时机。

可是,当前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成熟”的长篇寥寥无几,大多数电影、电视剧又过于平庸,无“集大成”者的魅力。

原因何在?

依我的看法,这恐怕和许多人还不会写中短篇小说有关。没有中短篇小说基本功的人写长篇和电影、电视,就像没有练过正楷的人写行草,没练过发声的人唱《卡门》、唱《冰凉的小手》一样,总会露出他(她)没有功底、缺少底气的恼的。中短篇小说是童子功,想绕是绕不过的。

现在是到了呼吁给予中短篇小说以更多关注的时候了。一方面我们要设法提高中短篇小说的“含金量”,给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以更多的实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作家以更高的“含精量”投入到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去,大家出力将中短篇小

《红楼梦》第53回上联:“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拉开过年的第一波浪潮,隆重祭祠。腊月二十九日,荣宁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焕然一新,供祖物品准备齐全。大年三十隆重祭拜,众人随贾母入宗祠,香烛辉煌……荣宁府的祭祀仪式,源自上古。《诗经·七月》描写:“二月开始祭祖先,献上韭菜和羔羊。登上主人的殿堂,举杯共同敬主人,齐声高呼寿万疆”二月祭祖,无不透出农耕社会,人们盼盼风调雨顺的普遍心愿——在祭祀中,消除岁月的磨难,寄托理想。祭祀仪式,将平平淡淡的生活,融入情感,凝练纯粹的审美意蕴。从远古开启的二月祭祖风俗,逐渐演化为春节盛大的祭奠。过年的祭奠,是一种叩谢感,建立自己与先祖、与家族历史的链接,产生共情。祖宗祠堂,与先祖沟通的媒介,点燃一炷香,呼吸祖先的气息。

生活绵延不息,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仪式美。大观园从初一到初七,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设宴请客,又被人请去喝年酒,不亦乐乎。走亲访友礼尚往来,无形的约定,契合人际关系,拥抱亲情。这世上人情最不容忽略,看似逢场作戏,恰能体悟人间的冷暖。

《红楼梦》第53回下联:“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荣宁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在大花厅上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赏灯观戏。过年进入尾声与高潮,真正的欢愉开场了。园内荷叶灯可以旋转,演戏时将荷叶扭转向外,灯影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笑说:“怨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引爆众人大笑,轻松自如。其他晚辈们也各自随意,在家中与众门客赏灯吃酒,自然是笙歌曼舞,各取欢乐。家宴尾声,正唱《西楼·楼会》这出戏将终,姨娘们拿着大红绳穿起的铜钱,听到贾母一声“赏”令,便把铜钱撒向台上,只听见豁拉豁拉的响声,一片欢呼……元宵家宴,老祖宗贾母的开明亲和力,悦己悦人。家有老人是个宝,更为节庆锦上添花。元宵节,释怀放松,绽放心魄的愉悦美。

新年新起点,唯美恒久……

《红楼梦》第53回上联:“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拉开过年的第一波浪潮,隆重祭祠。腊月二十九日,荣宁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焕然一新,供祖物品准备齐全。大年三十隆重祭拜,众人随贾母入宗祠,香烛辉煌……荣宁府的祭祀仪式,源自上古。《诗经·七月》描写:“二月开始祭祖先,献上韭菜和羔羊。登上主人的殿堂,举杯共同敬主人,齐声高呼寿万疆”二月祭祖,无不透出农耕社会,人们盼盼风调雨顺的普遍心愿——在祭祀中,消除岁月的磨难,寄托理想。祭祀仪式,将平平淡淡的生活,融入情感,凝练纯粹的审美意蕴。从远古开启的二月祭祖风俗,逐渐演化为春节盛大的祭奠。过年的祭奠,是一种叩谢感,建立自己与先祖、与家族历史的链接,产生共情。祖宗祠堂,与先祖沟通的媒介,点燃一炷香,呼吸祖先的气息。

生活绵延不息,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仪式美。大观园从初一到初七,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设宴请客,又被人请去喝年酒,不亦乐乎。走亲访友礼尚往来,无形的约定,契合人际关系,拥抱亲情。这世上人情最不容忽略,看似逢场作戏,恰能体悟人间的冷暖。

《红楼梦》第53回下联:“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荣宁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在大花厅上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赏灯观戏。过年进入尾声与高潮,真正的欢愉开场了。园内荷叶灯可以旋转,演戏时将荷叶扭转向外,灯影全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笑说:“怨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引爆众人大笑,轻松自如。其他晚辈们也各自随意,在家中与众门客赏灯吃酒,自然是笙歌曼舞,各取欢乐。家宴尾声,正唱《西楼·楼会》这出戏将终,姨娘们拿着大红绳穿起的铜钱,听到贾母一声“赏”令,便把铜钱撒向台上,只听见豁拉豁拉的响声,一片欢呼……元宵家宴,老祖宗贾母的开明亲和力,悦己悦人。家有老人是个宝,更为节庆锦上添花。元宵节,释怀放松,绽放心魄的愉悦美。

新年新起点,唯美恒久……

说这块蛋糕做大。

我在《上海文学》看小说二审,自己常常感觉像个排球队的二传手,将一传给我的球以最好的质量传递给主攻手——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编,让他在高高跃起后,得心应手地扣个正着,扣个落地开花的好球。

尽管场子里观众已经不多,但剩下的都是铁杆球迷,为了他们,我们也该努力拼搏一番,更何况我们所苦苦守着的阵地,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退到哪里呢?

我们能测出烟的重量,我们也一定能测出影子的重量,因为那里面有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本文选自《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之《张重光自选集·影子的重量》)

大观园过年重祭奠与元宵

秦建鸿

2025年2月新书介绍

书名:《上海秩序 深圳气质》
作者:马尚龙、马骏远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上海和深圳是两个特大型移民城市,在不同的年代起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奋发,它们既很不同,也有点相像。本书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市井市序民俗的角度、从“上海制造”及其延长线的角度,从上海人和深圳人的共性和特性来作采访、报道、比较,写出上海秩序的由来,也写出深圳气质的妖娆。

书名:《女人的胜利》
作者:余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收录了十三篇作者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首次在国内出版的《明天就出来》。余华表示这是她所有中短篇小说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作品,通过捕捉日常生活荒诞性,书写熟悉的生活场景,记录生活带来的复杂感受。

书名:K825.6/4221-118
书名:《萧红纪念卡》
作者:丁言昭
团结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围绕作者邀请的四十多位与萧红有生活交集的文学前辈们的题词卡内容展开,展示了包括丁玲、丁聪、巴金、徐迟、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周海婴、骆宾基等前辈亲笔题辞的萧红纪念卡,叙述在他们眼中萧红的生平往事,以及作者与这些文学前辈的交往事迹。

书名:K825.6/4221-118
书名:《萧红纪念卡》
作者:丁言昭
团结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本书围绕作者邀请的四十多位与萧红有生活交集的文学前辈们的题词卡内容展开,展示了包括丁玲、丁聪、巴金、徐迟、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周海婴、骆宾基等前辈亲笔题辞的萧红纪念卡,叙述在他们眼中萧红的生平往事,以及作者与这些文学前辈的交往事迹。